

体验忧伤

魏振强

二十多年前，我还没坐过飞机。一位在县政府工作的亲戚作了一次空中之旅后，给我说了这样一番话：“从天上往下看，二三十层的高楼只有这么长。”——他伸出大拇指和食指，比划出一寸左右的长度，“飞到了天上，你才晓得天地那么浩瀚，人原来不过一只蚂蚁，甚至连蚂蚁都不如。”

我至今还能想起他脸上无法抑制的忧伤。那是个体生命的喟叹，也是对自己的警醒。

我后来也在天上飞过，看到绚烂至极的无边天空，看到浪涛般盖顶的狰狞乌云，看到地上几百米高的大楼微如蝼蚁，看到高峻的山脉在大地上那么孤单、孤独。飞机在云层中穿行，我为从未看到过的真切景象而喜悦，也联想到渺小的我、家人、朋友乃至世界，心中溢满忧伤。

这些年，我越来越喜欢在人迹罕至的乡野行走，看到了最本真、原始的自然景色，也看到最顽强、可敬的生命。生命的顽强和壮美让

我感动，也让我体验到一种无法言及的忧伤。

“世间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充满忧伤。”这是一位评论家的话。忧伤并不是消极，而是一种带着生命温度的情绪，它让人更敏感，更体恤，更清楚地看清自己、看清世界，从而变得更为强大。那些高贵的灵魂和生命总会不时地被忧伤击中，同样，那些被忧伤不时击中的灵魂，更懂得呵护生命的尊严，完善自我，走向高贵。

在路上

版式：薛文

摄影：赵志国

我来拉卜楞寺是八月，错过了一年一度的香浪节，没有看到心驰神往的锅庄舞。金色的经筒在我眼前缓缓转动，积厚流光。转经的藏人络绎不绝，错落其间的一个又一个老阿妈别有天地，吸引了我的目光。老阿妈们腰干弯曲，背似弓月，依然葆有亮眼的色泽，就像生长在高原上的花朵，高海拔和强烈的紫外线给了她们特有的魅力。

藏袍的两只袖子围系在腰间，露出上身的格花衫。头顶上饰“巴珠”，或像男人那样戴一顶浅色的礼帽。念珠，小珊瑚串，捻在手里，捻在辫子上。脸是太阳和季风沐浴出来的高原红，皱纹像大苞雪莲花的叶脉系络脸庞，让人想起山的脊线，湖的波纹。每人拄一根光滑的木拐杖，行动缓慢，却没有人停下脚步，手拨一次经筒，嘴念一句六字真言。她们环绕拉卜楞寺寺院一周，拨动一千七百多个金色转经筒，然后进入佛殿和佛宫，为每一盏灯碗添满自己带来的酥油。来来往往的老阿妈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人，一样的虔诚，一样的至真淳朴。就像一个夏河人对我说的，高原上所有的花都叫格桑花。

顶着热辣的阳光，我来到大经堂。



有美一人

解良

听说这里就是电影《天下无贼》的取景地，这里的佛光能使世间的一切邪恶无力上升。我还听说，周边的藏民把大部分钱财都捐给寺院，只留下一点够生活的钱给自己。捐款箱满了，钞票溢到桌上，再穷的人也不会动桌子上的钱。

在大经堂内，我与一位老阿妈邂逅。守门童僧在大经堂门前低头看书，我夹在几位本地藏民中间幸运地进入了不对游人开放的大殿。这座用140根柱子撑起的大殿肃穆静谧，佛像前亮着酥油灯，通道沿墙而行，中间为长方形诵经场，可供3000僧人诵经打坐的一排排彩色羊绒毯坐垫排列在柱子间。我独自观看悬挂墙上的巨幅经典唐卡壁画，不经意看到一位拜佛的老阿妈——透过几根柱子缝隙，我看见她一个人站在一尊大佛前，正从捐款箱里往外掏钱，不是捐而是取，每次取出一张淡绿色的一元票子，旁若无人。她手里捏着从捐款箱里取出一叠钱继续向前走，在每一尊佛像前双手合十祈祷，默念六字真言，将一张一元的票子送入捐款箱。

不会吧？我被一个疑问牵扯，脚步

缠滞。

老阿妈并没有注意到我，她往前走，柱子后却有一双眼睛偷窥她。我想知道她投光手中的票子，是否还会从捐款箱里往外掏钱？是的，她从身上摸出一张十元的票子投进捐款箱，又从箱里掏出九张一元的票子，继续拜佛，捐钱。而我却匆匆退出大殿。

没有人打我的脸，受挫的是我的内心。我停在大经堂门前，感觉糟透了，像偷了一样物品私藏在身上被发现了似的。

我听见守门的童僧在轻读手中那本藏文经书，仿佛在读仓央嘉措的一首诗：这佛光闪闪的高原，三步两步便是天堂，却仍有那么多人，因心事过重，而走不动。

诗，似读给我听的。回想刚才发生的那一幕情形，我仍然不敢相信。老阿妈独自一人与捐款箱兑换票子，无所忌憚，那么坦然，那么平静，心中没有杂念，脚下没有羁绊，如群山之间纯净的天空，翠绿的草原，圣洁的湖水。假如换成我，我要找一个人在身边作证，不然我担心被别人猜

忌、误解。老阿妈不像我这样斤斤计较，压根没想那么多。她深中笃行，仿佛经过了天地的认证，整个世界都信任她。

我悄然离开了大经堂，带走了尚未平息的内心风暴，走进八月的阳光里。此次来拉卜楞寺，游金色迷宫，赏酥油花，听“道得尔”僧人音乐，遇逢逢歌，结云朋霞友，最难得的是遇见——有美一人，非窈窕淑女，而是一位质朴的老阿妈。像甘南的“啊米苏子噶”（纯净的阳光），她什么也没说，直达你的心灵。



解良，辽宁人，两届辽宁签约作家。出版小说集《兴京街》，散文集《御路歌谣》等。现居北京。